

欧洲研究：理解欧洲的角色，思考其一体化及促进其开放性

Guenter Heiduk

（Gerhard Mercator 大学经济与商学院国际与地区经济关系研究所教授， D-47048 杜伊斯堡，德国）

摘要：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研究的视角问题。作者从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一是欧洲研究中关于区域/地区研究和学科/主题研究之间的争论问题；二是欧洲在世界中、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问题以及欧洲研究在区域研究中的地位问题；三是传统欧洲研究的结构问题；四是欧洲研究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应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欧洲研究，正确对待欧洲在世界中的地位；进行欧洲研究既应关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应关注这一进程对成员国的影响；既要从多角度分别进行深度研究，也应坚持综合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防止受到单一研究方法和狭隘的学科眼光的限制。

关键词：欧洲研究 研究视角 一体化 开放性

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识码：A

我们通常把欧洲研究归在区域研究领域里。然而，我们要依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方法研究关注的地区，区域研究的特定方面也可以被嵌入某一学科的理论背景中。欧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人们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内把区域研究的某些方面糅合进学科研究中或者把相关学科理论糅合进对地区现象的分析中。在这里，我将以贸易理论（特别是关税同盟理论）和政治经济一体化（例如欧盟决策过程的公共选择分析）以及国际经济学理论为例。

当然，大多数传统的方法可能不完全适合于传统的区域研究项目的研究内容。这表明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欧洲研究，而不是像传统的区域研究所作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某些特点影响到了在区域研究项目中我们所采用的方法：

——在过去的 250 年中，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越来越被解释为是“欧洲中心主义”：当然这是有争议的，因为一方面，欧洲是重要的、有影响的、强大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专制的、声称是独一无二的。

——欧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把核心的国家主权让渡给地区性超国家机构的地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引入经济和货币联盟。

——如何研究欧洲是所有进行地区研究的科学家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这种研究路径比其他区域研究需要更多的公开性，其他的区域研究，比如亚洲，即使挂有一个大型地区研究的名义，研究的仍然是一个国家（而欧洲研究则不然）。

研究方法的广泛性也许正是欧洲研究在生存和未来发展方面经历的争论比较少的原因之一。欧盟机构一体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最重要的是为经济学、政治科学和国际法学专家开辟了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

然而，尽管如此，人们还需要认真地重新思考欧洲研究的未来。正像相反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区域化与基于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相互依赖与多样性使欧洲研究难以成为一个界定严密的研究领域。

特别是对欧洲研究的学术兴趣能够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知识，它创造出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可以减少分歧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了解局部和区域来理解全球。这种观点使得更有必要着手研究始于 90 年代美国的、关于区域研究的未来的论战。

一、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过去十年的争论

1、对区域研究的攻击

初看起来，对区域研究的攻击多多少少似乎是美国国内制造的一个问题(Bates 1997, Hall/Tarrow 1998, Johnson 1997, Owen 1997)。

尽管事实上区域研究的漫长历史可以回溯到欧洲帝国扩张的开始，特定区域研究只是在二战之后才在美国的大学中成为一种战略研究领域。在 1945 年之前，欧洲和美国是通过许多私人联系紧密地连在一起的。1945 年之后新的全球政治图景使得这种联系减弱了，但是却为美国创造了全球责任。45 年的冷战导致美国认为自己对世界的某些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和责任感。它们的政治倾向性经常使得美国的关注由地区收缩到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为地区研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制度基础。在大学里，国家利益使地区研究名正言顺地争取到经费，而新的研究兴趣不仅仅是理解国家认同、文化多样性了。人们希望区域研究能反映国家地位的变化。”(Ludden 2000: 1)

不言而喻，地区研究的这种新的战略倾向性是受到近十年来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影响的：东西方冲突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国家领土范围内的社会运动挑战了现存国家的合法性，政治运动改变了国家的边界，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组织经济 and 知识体系的能力。”(Ludden 2000: 1)

区域研究面临的这种外部压力已经在研究者内部导致了一种基础性的争论。似乎一些基于学科基础的社会科学家更欢迎用全球化提供的论据去攻击区域研究。他们的论点是只有通过发展具有普遍性的原则才能形成科学知识。他们承认区域研究长于创造关于人类群体和地区/区域的知识，这些知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是有根本性区别的。但到最后，必须运用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很多顽固的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强调以下几点，表达他们对区域研究的更尖锐的批评：

——全球化往往使文化特性贬值；

——新理论的发展指明了理论和方法普遍应用的道路。

例如，经济学中的博弈论者就声称管理人员的战略行为所遵循的普遍准则的发展，可以使社会——文化方面提供的参考变得不必要。

2、回顾区域研究的复兴

区域研究要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它应该如何发展？似乎有几条道路。其中之一是强

调全球化对区域/地区发展的消极影响。可以把地区描述成是全球化潮流的受害者，它正变得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文化方面越来越贫乏。这种区域研究的方法是不具建设性的，强烈反对新的全球性世界经济的发展机遇和推动力量。另一种消极的研究方向来自于区域研究的“西方化”。在这样一种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如果区域研究只是局限于描绘全球（=西方）“文化”的负面效应，就会制造出妨碍新思想发展的障碍。

3、展望主题研究方法的未来

区域研究的未来将很大地取决于它与新的世界潮流的关系：一般来说，（这种新的潮流）表现为一种商品、人员、服务、资本、思想和信息的快速循环、流动。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不同地区、背景各异的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沟通、互动、迁移。区域研究应当参与到寻找这个复杂的世界以及它的发展变化是如何得以构建的（过程中）。

从一种传统的观点看，矛盾的是国家主权的削弱也许会加强区域研究的地位。这为修订区域研究的战略概念创造了机会，这种战略概念在二战后初期曾占主导地位。它们也许可以应用于研究新出现的区域，如环太平洋地区或者是扩大后的欧盟。它们将可以跟上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因此可以开始从一种全球的视角看待区域问题。依赖于地区的变动性，区域研究需要不同地区和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的带有机动性的合作。在这一方面，David Ludden的建议“把以个别地区形式存在的知识与当前已经存在或将要形成的区域研究制度区分开来”似乎是有所助益的。(Ludden 1997: 1)。

考虑到全球化正在造就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密集的互动和国家边界几乎是完全开放的新世界，区域研究专家不能再期望找到文化上完全一致的地区。空间意义上的地区在文化上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而网络则把不同的、空间上相隔甚远的地区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区域研究也许会放松依据空间定义的区域，从而获得更多的开放性。这将有助于克服此前区域研究的分裂性。

二、欧洲中心主义——欧洲的负担

暂时搁置“欧洲”的界定问题，从一种更倾向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欧洲经常被人们看作是“西方文明”、西洋文明或者是工业化的发源地。很明显，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欧洲研究。然而，也有一些人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欧洲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都假定从一种地理的观点来看，欧洲是创新与资本结合、因而工业革命得以开始的地区。两者的不同在于这种发展所包含的时间与空间范围。

这造成了两个问题，对问题的回答显然影响着欧洲研究在范围更广的区域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 1、欧洲在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 2、欧洲是因为它是工业革命的摇篮而特殊吗？

1、欧洲与世界经济

由于那些把欧洲看作工业化世界经济的起点和中心的学者的立场已经广为人知，本章有

意涉及其他的、至少是更有区别的立场、观点。

在 1998 年出版的《向东转：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一书中（2000 年出版了中文版），Andre Gunder Frank 力图把工业化的欧洲整合进自从大约 1400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进程中。“他主张现代欧洲霸权直到十九世纪才真正出现，在那以前，欧洲只不过扮演一个边缘的角色，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由于美洲银矿的发现和大西洋奴隶贸易使欧洲发了横财，因而（欧洲）才有能力买通进入既存世界经济的道路和进行工业化。”(David A. Chappell 2000) 安德烈·古德·弗兰克反驳那种认为要理解现代的世界只要理解欧洲就可以的（观点），并且他把自己的解释当作证据来使用。这样，他驳斥了很多试图从内部因素角度解释欧洲发展的学者，包括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伊曼努尔·沃勒斯坦。从可得到的数据中，弗兰克相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到十八世纪，亚洲都比欧洲发展得要快，并保持着经济上对欧洲的领先地位。弗兰克为人们提供了一幅从十四世纪开始的、平面的、综合完整的、宏观历史性的世界经济图景。弗兰克提出世界经济的演进是一个以大约 500 年为一个周期的政治经济循环过程。如果亚洲的衰落和欧洲的上升是相互联系的，——弗兰克相信可以为此提出证据——他暗示说，按照同样的、仍在继续进行的世界发展进程，21 世纪，经济、政治、文化权力向亚洲的回归也许已经开始。

2、欧洲：一个例外的地区？

首先，我们不能从解释欧洲经济的演进中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也许可以从理解那些著名的欧洲社会科学家对其他地区发展变化的分析中得出答案。

亚当·斯密(1937: 169)认为亚洲经济上远比欧洲先进、富裕，而一百年之后，欧洲人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欧洲人不再把中国看作“样板”和“榜样”，而是称中国人是一个“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Dawson 1967: 87）。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越来越多的欧洲社会科学家声称发明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普遍适用的社会科学”。连 20 世纪的学者也声称发现世界的其他地区与欧洲相比，在一些关键的历史、经济、社会或文化方面是有缺陷的。依其陈述，存在于西方、而世界的其他地区所欠缺的东西给予了欧洲一种最初的内在发展机会，使得欧洲成为向世界的其他地区传播文明的“文明使者”。

1993 年，詹姆斯·布劳特出版了他的“世界的殖民者模式：地理扩散与欧洲历史”一书，副标题是“西方例外论的神话”。他有力地论证了所谓的欧洲例外论（例如理性与自由对东方的专制与暴政）只不过是深植于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神话。

克服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唯一的方法似乎是从一种更广阔的视角（即世界的视角）来看待欧洲。开始，J.C. van Leur (1955: 19)提醒说“当一个人从西欧经济史的分类开始、而忽略其他的地区和时期的时候，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史（研究）的正当性。”

即使我们承认对欧洲的这种观点是矛盾的，它仍然激励我们（注意）在“欧洲研究”这个概念上的引人注目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分歧。

我们必须时时意识到“区域（研究）专家推崇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区域研究的中心是它强调历史以及人们对他们的历史的解释。”(Michel Oksenberg 1999: 2)

三、欧洲研究的传统结构

1、“分裂欧洲”的方法

“区域研究遗留下来的一种影响是获得一种对一个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的民族的全面的、综合的理解。”它包括描摹人们之间在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复杂关系：在市场上他们的价值观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认同感如何影响他们的追求和政治权力的使用；地形地貌等空间形式对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有什么样的影响；社交仪式如何与权力分配联系起来；以及所有这些关系为什么以及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明白了这种种相互关联的导致人类事务结局的因素，区域研究专家就试图降低智力维度上可理解的、人类行为和思想上的复杂性。从社会科学术语方面而言，它们只能解释他们观察到的人类行为模式的变化 的 70~80%，而他们希望获得（人类行为变化的）全部（含义）。他们希望解释单独的事件，也希望建立关于他们所研究的人们的行为模式的普遍化（模式）。(Michel Oksenberg 1999: 1)

“最后，区域研究承认他们的行业存在语言的集中性。为了研究他们所研究的人们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区域研究专家认可并赋予掌握他们的研究对象的语言以优先性。这里的‘语言’不仅仅是指正式的书面语或口语表达；它还包括词语后面隐含的更深层含义。” (Michel Oksenberg 1999:2)

不言而喻，美国的区域研究既不包括对外国文化、也不包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但）很清楚的是社会科学被包括在内。

在某些大学里，过去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始于人文学科的区域研究的历史。它们后来被整合进了不同的制度模式，并且从与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如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和专业科系（如法学，商务）的教员的关系中得到了补充和完善。

区域研究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和挑战是他们的区域结构。一方面，国家导向的结构由于其在人文学科的初始性而得到遵守（如德国研究、法国研究等）。另一方面，二战后僵化的国际体系也决定了区域研究的组织结构（如西欧、苏联集团）。在苏联集团崩溃以后，以语言和政治导向为标准的区域研究中心的地区组织结构也许会发生转变。

特别是在欧洲，越来越明显的是这导致新的部分地区结构的复兴，如巴尔干半岛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中东欧国家等。这也许会导致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更多的一致。然而，仍然有许多国家在领土空间和文化空间上并不是一致的（例如，比利时就分为倾向于法国和倾向于荷兰的部分；俄国也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为东部的亚洲部分和西部的欧洲部分；土耳其也分为“西方/西化部分”和伊斯兰的“库尔德斯坦”部分。）

美国的一项非常粗略的、关于区域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很明显对亚洲的研究兴趣（在区域研究中）占支配地位。对此的一个解释也许是“欧洲不需要特别的关注……因为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理论灵感方面，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做得很多研究都是基于欧洲的。” (George Ross 1995)

虽然没有声称可以普遍应用，欧洲研究路径已经发展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其特征是居领导地位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建立了研究的核心。(Markins 1998)目前这种转变阶段可以从“德国和欧洲研究的中心”中清楚地看出来。

2、“一体化欧洲”路径

地理学家在界定欧洲上是一致的。下面的几个问题起因于传统区域研究的观点：

1) 地理标准和政治标准不完全重合；

- 2) 地理标准和文化标准不相一致;
- 3) 某些国家的某些地区进行斗争以争取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

对欧洲的这种多样性,我们应该询问在欧洲的区域研究项目中究竟是否存在适当的分析欧洲的研究路径。

一种集中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研究的方法,对欧洲是可行的,却很难适合其他地区。

在美国、亚洲国家以及欧洲,涉及这些主题的研究项目已经很快得到重视和注意。欧盟自身已经开始或扩展一系列涉及欧洲一体化的项目。然而很明显,这些是一些包含在“欧洲研究”名下的、部分而不是完整的研究项目。在很多例子中,欧盟国家大学里被授予“让—莫内教授”之职的学者处理有关欧盟(研究)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形成一个教学或研究网络。从逻辑上讲,欧洲一体化重要性的增长——作为欧洲研究的一个部分,应该继续下去。随着欧盟的深化和扩大——新成员的加入和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的讨论,需要使范围更大的欧盟提高效率、负起民主责任。由于这种(研究的)倾向性,两个问题变得重要起来:

——第一,为了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机构,一般水平的专业学科知识是否已经不够充分?例如,一位专门研究国际经济经济学家应该能够教授欧洲一体化。

——第二,如果欧洲一体化研究的缺点看起来似乎是对欧洲单个国家所知太少,传统的欧洲区域研究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毫不奇怪,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评估欧盟内部一体化进程研究领域的需要时,人们头脑中应该有相互关联的两点:

——关注这一主题也许会造成过于依赖从布鲁塞尔的角度(看问题的弊端)。(只)观察出现在欧盟决策中心的过程,从研究规划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太狭窄了。

——如果欧洲研究项目经常需要努力争取渐增的研究资金,那些关注欧盟中心的研究项目有更多的机会从欧盟提供的经费中受益。不言而喻,欧盟对那些从机构体系和一体化进程自身开始的研究项目有更多的兴趣。这可能导致一个问题,即谁有兴趣支持研究欧盟整合的影响、特别是整合进程对成员国和他们的社会的影响。

四、欧洲研究:统一性中的多样性

“历经几个世纪,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欧洲已经发展出一种丰富的、极为多样性的文化”(欧洲研究项目,香港城市大学)

1、国家的视角

头脑中既要有欧洲是一个有着某些共同渊源的大陆的概念,也要有下面的概念:

——很多民族国家至少有 200 年的自己的历史;

——不同的文化极少与民族国家(的范围)重合。

欧洲研究必须从多国研究项目开始。比较研究也许是避免(这种研究)过分分隔化问题的一条出路。要更好地理解欧洲,首先要从综合理解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开始。这也适用于一种从全球化的挑战方面进行地区研究的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本国理解其他社会的重要性、构建国家能力的需要增加了。”
(Hawkins/Haro 1998: 10)

至于（谈到）欧洲，我们立刻面临一个问题：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讲，欧洲可以被分为几个大的集团，如罗马的、盎格鲁—萨克逊的、德意志的、斯拉夫的集团。对这些地区进行特殊处理不仅是普遍的也是必须的。然而，这时指出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杠杆作用也是有用的。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似乎正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欧洲的日常语言和习俗中。然而，分析显示，（这种渗透）由于传统和/或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国在文化和语言上受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影响要比荷兰、挪威或瑞典小得多。这里也许不会讨论一位古典经济学鼻祖在今天是否仍然会注意到他关于语言的重要性的观点得到重申（的问题）。

“如果不领会人们的语言，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觉、他们的性格特性。除非我们确实掌握了其他民族的这种知识，一直到死，我们也只能部分扩展我们的思维能力。”(John Stuart Mill)

如果我们认可一项欧洲研究项目必须包括欧洲语言、文化的核心领域（的观点），我们就会质疑这样一个项目应该怎样求得平衡。从长期来看，为了全部范围的欧洲人文学科知识的保存，有一个集中的系统以确保欧洲各部分的（保存）需要在欧洲研究中获得相对平等的分配是重要的。然而，讨论应该解决所谓“迷失了的国家（例如匈牙利、芬兰）”如何被忽视的问题。

2、学科视角

“最有趣的项目是那些找到进入路径从而用学科和发展研究从事地区研究（的项目）。由于学科界限的模糊化，人们有巨大的机会造成传统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地区研究之间的新联盟。”(Hawkins/Haro 1998: 10)

进入欧洲（研究）途径的学科是多样的：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居中心地位。每一种学科都使得欧洲的思想观念更尖锐。它们在以下方面是有用的：组织不同的数据，使它们的重要性得以普遍化，描绘它们的规则、差异以及转换。它们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方法上和理论上的“脊梁”。与人文学科相反，这些学科也允许我们把欧洲看作一个整体。国家的、比较的、超国家的研究都是可行的。我们可以把经济学作为一个例子。经济学描述了一个由贫困和富裕的地区构成的欧洲，提供（分化的）成因，并且设计出减少地区差异的经济政策观念。

然而社会科学被“引进”欧洲研究项目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些学科在历史发展上日益相互独立并且正是通过鼓励分化得到发展的。似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有相互隔绝和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危险。这使得把它们的知识转移、应用到欧洲研究上变得困难。

很多区域研究专家曾怀抱巨大希望，认为他们能把这些学科综合在多科的旗帜下。（尽管）与许多经常强烈反对多学科进行“合作”的专家保持距离，我们也不得不问欧洲是否提供了进行多学科研究的好机会。凭直觉，很明显，一个高度同质性、有边界的地区将为相关学科的综合应用提供更好的场所。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的深度综合研究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尽管这些问题目前吸引了欧洲内外对欧洲事务进行研究的兴趣。单一学科经常不能独自完成任务。尽管这应该能够提高多学科合作的意愿，经验却与此相反。下面的例子将表明这一点。

——政治科学家一再抱怨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之间的分权，而且也在于这些机构之间的组织和人事结构。政治科学

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合作将为对欧洲议会工作的效率和实现性的评估提供最好的可能。

——当经济学家说明欧元——把它作为一种普通的货币——的引入时，他们主要是说明（欧元的引入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已经很高以至于浮动汇率作为国家经济间的缓冲器已经不足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种对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法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是必要的了，在这一方面经济学家至少不能提供（相关的）细节。另一个问题是这样一种现象：一种货币缺少作为金钱最重要的功能——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时的可信性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根特·殊曼尔德斯（**Guenter Schmoelders**）已经声明钱是重要的。然而隐含在这句话背后的并不是纯市场逻辑。什么是“重要的”或什么是有价值的，是由社会心理范畴界定的。

仍然需要声明的是特殊的欧洲区域研究包含一种高水平的复杂性：

——一方面，为了重划学科之间的边界要建立它们之间的一致，但另一方面

——也需要保持学科的特性以保证从整个学科的范围和只有专门科学可以提供的深度知识中受益。

不像其他的地区研究，如中国、日本或朝鲜研究在现实中从未归于“亚洲研究”之下，欧洲研究需要对差异进行整合。

这一方面，欧洲研究必须走在进步中的区域研究的最前沿。涉及其中的专家面临的挑战将是对“总体知识”的普遍追求。

五、欧洲：差异性中的一致性

1、学科综合

18 世纪，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是一种声称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尔通过把在欧洲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一般化处理，开创了古典经济学理论。

从一种现代的观点来看，似乎他们的市场经济原则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在这些原则的发源地（欧洲）也是如此。

“经济学也许是普遍的，经济却不是。市场经济是一种理论建构，它的实质只能在真正的、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中才能发现，这种市场经济与众不同的、是根据环境界定的。”（**Ludden 1999: 1**）

这些普遍性的理论与现实渐行渐远，使得集中思考新的路径成为必需。区域研究将从中受益匪浅，因为应用不同学科的普遍性原则将很难得到实质性的地区（如欧洲的）知识。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将描述一种经济学导向的分析框架的基本概念，这种分析框架也许能给予我们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更深层次知识。出发点是这样一种假设：没有一种单一的学科能独自做到这一点。不同学科对一种更广泛的观念的贡献也许能为我们指出一条道路，使我们可以走出孤立地、片面地进行欧洲研究的死胡同。然而我们也不能期望在这种选择、甚至是创新性的路径中我们的目标就能轻易达到。这是一条引导我们走出主流、特别是走出经济学的道路。这样做，我们可以利用不同学科的最新发展（成果），它们的特征是对经济问题的明确贡献：经济地理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经济学。例如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理论中的一些最相关的限制似乎是对空间和时间维度上以及集中于纯市场互动的疏忽（例如

可参见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种新路径, Pohl 2000)。而且, 某种程度上我们对理性、完全信息和代理人(利益)最大化模式的依赖, 使我们远离了现实世界的决策。特别是后者对(如何)用微观结构的合理假设描述现实的宏观结果造成了一种障碍。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不足起因于我们对传统方法的坚持。我确信(如果)目光能够超越我们固步自封的方法工具的边界, 也许能造成这一领域的进步。令人惊讶的是, 很好的灵感也许出自看起来与经济学几乎不相干的领域。例如, 物理学发展出的分析动力系统的方法也许甚至为经济学模型提供了可能(见 Weidlich 2000)。

要建构欧洲, 我们必须从认识欧洲的特性开始, 即欧洲是一个“疏离”而又“亲密”的多面体系: 地理上的, 文化上的, 组织上的, 政治上的。所有这些方面都与经济行为有关, 并因此影响机构之间的互动、定位的选择等等。

我们把政治边界和民族国家作为最重要的空间结构加以关注,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边界相对稳定的分析框架。然而, 如果我们着眼于其他种类的边界与距离问题的话——如文化和组织上的不同, 这并不是必然的。可能的变化多少缓慢依赖于:

——外在影响(冲击)的频率;

——施动者的行为范围;

——相关地区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

鉴于这种背景, 一种用于欧洲地区分析的概念将必须建立在下面的重要支柱之上:

——分析欧洲内外互动模式的演进。

——分析距离的决定因素(从地理的、文化的、组织的、政治的观点上看)。

——试图反思我们的研究方法、路径并且愿意采用其他学科提供的知识。在很多情况下, 倾向于坚持自己的方法体系往往是阻止不同学科学者之间进行合作的最重要障碍。

互动分析不能只建立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之上。即使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也知道非市场互动(虽然它不太适合于我们的观念)是重要的。有很多现象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经济现象, 但是那与我们对经济互动的传统理解并不适合。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对(理解)这些问题贡献颇大。社会学的网络分析路径使得描述成员之间在网络密度、凝聚力、多样性和重合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成为可能。这也许与解释比如小范围内的公司(经济群体之间)互动是相应的。除了政治上的结构比如国家之外, 我们能够找出可见的、更具有变动性的结构。有很多方式可以用来刻画这些群体和板块的特性, 比如从空间的观点来看有水平和垂直关系, 联系的密度, 空间上紧邻的重要性。

有一些处于经济学边缘的研究经常是由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做的, 这些研究承认非经济推动力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例如在文化差异方面影响最大的研究(Hofstede 1980)强调四个文化维度:

——权力距离, 由雇员对上级决策方式的理解、对与上级决策方式冲突的恐惧和对上级偏好的决策方式的理解来衡量;

——避免不确定性, 由规则倾向性、对打破规则的容忍、职业稳定性和压力感来衡量;

——个人主义作为(处理)个人与相关集体的关系(的原则), 以及

——男女特质性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即生物学上的不同是否影响（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

文化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从文化角度看到的欧洲也与从政治边界或纯地理角度所看到的不同。欧洲的文化地图显示，尽管政治经济整合过程正在进行——甚至创造出了超国家机构，欧洲仍然存在多样性的文化，一体化似乎并不必然导致文化上的集中。与亚洲的图景相比较，应注意美国公司与欧洲公司的观念似乎也是不相同的。

另一个例子是我和我的同事正在硅谷做的一项研究。我们试图找出商业文化上的不同在多大程度上对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即硅谷）中的行为是重要的。初步结果是那里无疑存在着一种也许可以被称作商业文化的概念。不同的文化是重要的。我们的研究关注在硅谷的欧洲公司。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公司，即使面临相似的问题，他们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这不仅受特定问题的影响——他们着手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在经济学中已经存在对这一问题的激烈讨论，即文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起作用的。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避免把文化当作一个可以把所有东西（经济学除外）整合在内的概念。然而我确信，意识到我们自己学科的边界的同时也意识到其他学科可能提供的贡献，对欧洲研究的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同样无疑的是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影响。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多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的上升。这些公司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领土上运作，他们处理公司内外多方面的文化问题，我们通常把它们的动机归结为主要是经济性的。

也许令人惊奇的是有关这些关系的研究是很少的。相反，我们对亚洲有很多的分析。

2、概念化与机构化的欧洲研究

我们已经表明，有关欧洲的区域研究项目必须从它的历史中理解欧洲，至少 500 年的世界经济发展构成了这段历史的时空环境。这也有助于我们阐释全球化的地区方面。如果欧洲研究是基于一种全球演进的视角，那么考虑“全球竞技者”如何理解欧洲似乎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欧洲研究中不能忽视这样一种事实，即界定某事物为研究对象（往往）把研究者放在一种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清晰的权力关系之中。我们知道欧洲人对欧洲的分析包含着沉溺于自我的危险。也许在与内部和外部观点的碰撞中更容易出成果。这也有助于我们把关于这一主题的、更广泛的、更有趣的知识传播到非欧洲人中间去。应该从欧洲人、亚洲人、美洲人的角度来观察欧洲。我们越是发展一种避免植根于欧洲的社会科学，就越会承认那种认为欧洲不需要特别关注的假设是错误的。尤其是那些进行欧洲研究的科学家必须注意反对这样一种过分极端的立场，即任何对系统知识的追求都只能服务于使西方永久支配世界其他地区。

如果我们把这传递给学生，欧洲研究项目就不仅是增长知识，而且特别强调理解，经历，实践。

这意味着欧洲研究：

——应该不仅在欧洲内部，也在欧洲外部进行；

——应该被来自不同系科的教师教授；

——应该嵌入多文化的环境中。

在那些提供欧洲研究项目的场所，应该创造条件使学生形成一种观念：如何在一种“欧

洲的缩影”中生活。

六、总结

下面几点是反思欧洲研究时总结出的最相关的挑战：

1、理解欧洲的角色：欧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应该是寻求一种欧洲在历史上的角色的细节。这也与一种欧洲人声称拥有普遍理论的一般观点有关，然而正是其他地区是不同的。普遍理论经常是有疑问的：（因为）无论何时我们都不承认它们的普遍性来源于它们的假设所设定的边界

2、思考其一体化：寻找一种适当的战略去处理欧洲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能涉及一种“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即欧洲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欧洲条约、机构和组织联系起来的、由很多不同文化、民族国家构成的总体。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也有“差异性中的一致性”，这是我们的主题，即欧洲是一个经济上以及政治上部分整合的地区，应该用多国家和基于人文社会科学和综合学科的方法分析这一地区。后者（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似乎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以便为未来欧洲经济研究创造一种有前途和有趣的方法。

3、进欧洲的开放性：开放性在欧洲研究中意味着：

——多文化（背景）的教学和研究人員；

——不固守由于学科分野而孤立的观点，不强调意识形态壁垒，不主张占优势（观点的出现）。

——（鼓励）有助于体验欧洲多面性的多文化学生群体。

一方面，有线索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大学中存在着对学习目的的深化批评(Taylor 2001)。另一方面，在学术圈的一种普遍感觉是成功应付全球化进程需要一种学习经济学(Archibugi/Lundvall 2001)。区域研究（包括欧洲研究）是一种教学领域，它适合创造动机以激励克服学习危机和表明终生知识积累的有用性。

参考文献

[1]Archibugi, D., Lundvall, B.-A. 2001. The globalizing learning econom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Bates, R.H. 1997.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A Useful Controversy? [J]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0:2, 1997: 166-169.

[3]Blaut, J.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M]. New York/London: Guilford Press.

[4]Chappell, D. A. 2000.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First Book Prize 1999, online review, amazon.com, August 24, 2000.

[5]Dawson, R. 1967.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Frank, A.G. 1998.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7]Hajjar, L., Niva, S 1997. (Re)Made in the USA: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Global Era[A], in: Middle East Report [R]7:4, 1997: 2-9.
- [8]Hall, P., Tarrow, S. 1998. Globalization and Area Studies: When is too broad too narrow? [J], 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 23, 1998: B4-B5.
- [9]Hawkins, J., N., Haro, C., M. 1998. Introduction[A], in: Hawkins, Haro, Kazanjian, Merckx, Wiley (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Era[C].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8: 9-12.
- [10]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Johnson, Ch. 1997, Preconceptions vs. Observation, or the Contribu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J],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0:2. 1997: 170-174.
- [11]Lur van J.C. 1955.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C]. The Hague and Bandung: W. van Hoeve.Ludden, D. 1997. The territoriality of knowledge and the history of area studies. <http://www.sas.upenn.edu/~dludden/areast1.htm>.
- [12]Ludden, D. 1999. Why Area Studies? <http://www.sas.upenn.edu/~dludden/whyarea.htm>.
- [13]Ludden, D. 2000. Area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J], in: Fronti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2000: 1-22.
- [14]Makins, C.J. 1998. The Study of Europe in the United States[M]. European Union.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 [15]Oksenberg, M. 1999. University Foreign Area Studies at Century's End: An Assessment[C]. Stanfo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Papers: May 28, 1999.
- [16]Owen, R. 1997. Globalization of Area Studies in America[J], in: Forum, 4:1. 1997.
- [17]Pohl, N. 2000. Mobility in Space and Time. Challenges to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M]. Heidelberg/New York: Physica Verlag.
- [18]Ross. G. 1995. Celebrating CES birthday[J], in: European Studies Newsletter. 24:5/6.
- [19]Smith, A. 1937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20]Taylor, R. 2001. The decline of higher education[J], in: Financial Times, July 20.
- [21]Weidlich, W. 2000. Sociodynamic –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mathematical modelling in social sciences[M].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European studies: Understanding Europe's role, thinking about its integration & approaching it with openness

Guenter Heiduk

(Gerhard Mercator University Duisburg, Germany)

abstract: The topic of this article is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uropean stud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high speed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From four aspects, the author explains his viewpoints: the debate about area studies versus discipline-based studies; the role of the Europ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locations of the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area studies;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of European studies ;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in European studies. Trying to rethink our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nd being willing to adopt knowledge provided by other disciplines, the author's conclusion is that European studies require a cooperation of different area and discipline specialists.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not only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ut also the impact of integration process on the Member States and their societies; we need both 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discipline perspective.

key words: European studies;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 approach; openness

收稿日期: 2003-04-06

作者简介: Guenter Heiduk 博士, 德国 Gerhard Mercator 大学经济与商学院国际与地区经济关系研究所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许玉燕 译 王真 校)